

評高行健《一個人的聖經》

黃錫淇*

摘要

一、《一個人的聖經》其實是兩個教主的兩本聖經

其一為：以毛澤東為教主，毛語錄為聖經，勞改下放為儀式，十多億人被強迫信仰的信徒所組成的政治宗教。

其二為：以高行健為教主，追求絕對自由為聖經，只有高行健一位信徒的自我信仰。

二、和七位女人的性關係，在中國境內，性是高壓政治下心靈短暫解放的良方，而在海外悠閒自在下的性，卻無法擺脫心中長期政治恐懼所留下的夢魘，連作為妻子的最親密伴侶，都可以為求自保而告發他，故和七位性伴侶的關係，可謂有性而無愛，因為人與人的互信互愛基礎，已經完全被侵蝕殆盡。

關鍵字：高行健、一個人的聖經

*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通識教育中心講師

A Critique of Kao Hsien Jian

– 《A Personal Bible》

His-Chi Huang*

Abstract

- 1、 “A Personal Bible” is actually two religious leaders’ two bibles
 - a、 Mao Tze Tung as a religious leader and Mao’s “Yu Luh” as a the Bible, with reform hard labour as the method and more than one billion people forced as believers to develop a political religion.
 - b、 Kao Hsien Jian as a religious leader perusing absolute Freedom as the Bible. Only Kao Shien Jien is a follower and his own believer.
- 2、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7 Women. In China, sex is a panacea of high pressured political short-term release. Overseas, with sex being casual and relaxing, it cannot provide relief to the night mare created by long-term political fear. Even a wife (a person’s closest companion) will, because of self-protection, accuse the husband. Hence, the sexual relations with 7 women is only sex without any love because the basis of mutual love and trust between persons has been completely destroyed.

Key Words : Kao Hsien Jian, A “Personal Bible”

* Lecturer,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, Kang-Ning Junior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

壹、前言

二〇〇一年文建會出版《高行健近作展》，時主委陳郁秀在序文中道：

如果水墨的世界只是黑白的筆觸所構成，那麼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的意涵似乎有點脆弱，似乎就謬誤難堪，先人所談論的無非是讓閱讀文字也如同欣賞一個畫面，欣賞圖畫就如同咀嚼詩篇，文字與圖畫交錯地讓生命璀璨輝煌。（註一）

陳主委認為高行健的水墨畫，打破了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的傳統；而在文字創作上，無論《靈山》也好《一個人的聖經》也好，也都使小說、散文、詩歌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。

高行健一九九八年完稿於法國的《一個人的聖經》，可謂與得諾貝爾文學獎的《靈山》一脈相傳，呈現如長篇的詩歌，如矇矓的散文，如墨與光的水墨畫，也正因為如此，小說的主題變得矇矓，然高行健的書寫核心，在於追求心靈的絕對自由，則紋路甚明，在一個社會既封閉、政治又高壓的環境中，對於自由的渴望，是隱諱的、是危險的、是奢侈的，故高行健想盡方法逃離中國，自由之於高行健究竟是什麼？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。

貳、自由的層次

一九三七年九月，毛澤東在《反對自由主義》一文中指出：

「革命的集體組織中的自由主義是十分有害的，它是一種腐蝕劑，使團結渙散，關係鬆懈，工作消極，意見分歧，它使革命隊伍失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，政策不能貫徹到底，黨的組織和黨所領導的群眾發生隔離，這是一種嚴重的惡劣傾向。

自由主義是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，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衝突的，它是消極的東西，客觀上起著援助敵人的作用，因此，革命隊伍中不應該保留它的地位。」（註二）

毛澤東完全否定自由主義，是因為對集體組織有害，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上的衝突，中國共產黨追求的是國家社會的利益，在國家、黨、人民的三大帽子下，任何涉及個體的自由、利益，都是一種「嚴重的惡劣傾向」，毛澤東認為

在「革命隊伍中不應該保留它的地位。」一九三七年的這番論調，為四九年建國之後，中國人民喪失自由的必然性定了調。

與此同時，一九四〇年高行健出生於江西省，二〇〇〇年高行健接受陳軍的訪談時表示：

「在我們家一直有這麼一種東西，它對我後來的成長很重要，就是極端的自由化，我可以跟我的父母討論我們這個月的錢怎麼花，按照每個人的需要一起花，我們每件事都是可以討論的，我們沒有一般中國家庭的家長制的那種壓力，所以我做什麼事情都可以」。(註三)

高行健自小生長在一個極端自由的家庭，直到上大學，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開始，才真正體會到毛澤東無所不在的壓力。新中國成立後，舊中國被毛澤東強而有力地革了命，高行健成長於舊中國的極端自由家庭，頓時成為只在夢裡才能追尋的回憶，體內的自由基因與環境的肅殺氣氛，到了大學時期，已日益顯現對立與衝突。自一九七〇年，被下放勞動改造五年。一九八三年，劇本《車站》被批判，文學作品被封殺，這時候高行健已經四十三歲了。一九八七年高行健申請赴德國從事繪畫研究遭到拖延。次年申請赴法國成功，這是計劃逃離中國多年的最後勝利，也是追求自由的真正開始。

法律之前人人自由平等，國家經由法律的制定，保障人民在人身，財產各方面的自主權，人民在法律的規範下，擁有充分的自由來決定自己人生的面向，這是國家與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必須面臨的形下活動，也是自由平等的基本概念。

而中國共產黨在尚未建國之前，即完全否定自由主義，否定人民有個人的自由，於是在建國之後，便發展出布票、糧票、路條、通行證等等箝制人身及財產自由的嚴密網絡。到了文革期間，各種限制發揮到極致，甚至有所謂的「越窮越光榮」的口號，人人窮到生命無以為繼，更遑論所謂的自由。

相對於落實在日常生活中的形下自由，心靈的絕對自由則是另一層面，許多政治犯被釋放之後，常說「執政當局關得了我的身體，但關不了我的靈魂」，人的心靈自由和思想活動是無遠弗界的，所以，高行健在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下，他要的是：

「你是你自己的上帝和使徒」

「自由自在，這自由也不在身外，其實就在你自己身上，就在於你是否意識到，知不知道使用」

「神聖或霸權，這自由都承受不了，你不要也要不到，與其費那勁，不如要這點自由。」

「自由不理會他人，不必由他人認可，超越他人的制約才能贏得，表述的自由同樣如此。」

「自由可以呈顯為痛苦和憂傷，要不被痛苦和憂傷壓倒的話，那怕沉浸在痛苦和憂傷中，又能加以觀照，那麼痛苦和憂傷也是自由的，你需要自由的痛苦和自由的憂傷，生命也還值得活，就在於這自由給你帶來快樂與安詳。」（註四）

「這自由也不在身外，其實就在你自己身上」，「神聖或霸權，這自由都承受不了」，高行健追求的是絕對自由，這種「自由不理會他人，不必由他人認可」的信仰，是形上的心靈自由，有別於法律之前人人自由平等的形下自由，它是不受政治、法律、甚至道德的規範，在不損害他人的情況下，是心靈思想上的天馬行空，自由自在的心靈活動，這種絕對的自由，縱然是既神聖又霸權的毛澤東，用布票、糧票、路條、通行證等等來箝制人民，也無法掌控人民的心靈自由。高行健所追求的形上心靈自由，與既神聖又霸權的毛澤東，正是南轅北轍的兩個極端。

參、心靈的絕對自由

小說情節的背景分別在中國和海外，兩地區時空交錯，忽而中國，忽而海外，以中國為背景的部份，帶有濃厚的自傳色彩，不過，色調是灰暗的，是集中在中國政府加諸高行健身上無形的恐懼記憶，黨的白色恐怖籠罩全國，正如小說中高行健所說：

「恐懼就潛藏在人人心理，卻不敢言明，不可以點破」。（二二四頁）

高行健的林姓女友聽說他的父親私藏槍枝，便想和他斷絕往來，高行健聽了之後，「他心頭堵塞，狼狽不堪，私藏槍枝這沉重的字眼足以令他暈眩，等回味過來這話的含意，便注定他非造反到底不可」；於是，高行健「趁這機會人不知鬼不覺悄悄去南方一趟，找他父親弄清楚他檔案中關於私藏槍枝的事」；他父親聽了之後「他愣了一下，幾乎叫起來：這不可能，都三十多年前的事了，早就轉賣給同事啦」；高行健為了追查到底，於是又是一天一夜的火車，又租了一

輛自行車，找到買槍的方伯伯，「老人低頭不知找尋什麼，然後手端起茶杯，顫顫的」，方伯伯只聽來者問的是三十多年前買槍的事，就雙手發抖，後來方伯伯說解放後就扔到河裡了，「誰又想得到三十多年前的事，你還沒生下來呢，從你父親的檔案又到了你的檔案裡」，「要是再來調查的話，我已經活到頭了」，「老人張嘴哈哈大笑，露出稀疏的牙，一滴淚水從那下垂的眼皮下流了出來」。

三十多年前國共內戰時期，只因自衛買賣槍枝。三十多年後，只因女友聽說檔案裡有私藏槍枝，這一「聽說」女友便要離開他，也只因這一「聽說」，高行健便要「趁這機會人不知鬼不覺悄悄去南方一趟」。只因這「聽說」父親，方伯伯都流淚了，高行健和女友都沒有看過自己的檔案，只是女友的聽說，便要大費周章地南北奔波，讓自己、父親、伯伯各個心驚膽跳，恐懼就潛藏在人人心理，充斥社會，人人自危。

讓整片赤色大地籠罩在極端恐懼中，人人自危的原因，便是毛澤東，全國人民每天必須在毛澤東照片前「早請示，晚匯報」，每做一件事之前，必須先念一段毛語錄，人人相爭表態忠於毛澤東，惟恐他人懷疑不忠而遭到無情的鬥爭，除了表態還要揪出敵人，以致演變成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，這樣的結果，誠如劉再復在書跋的述敘：

「在政治壓迫之下人性脆弱與內心恐懼坦露無餘，高行健寫得淋漓盡致，作品深刻揭示了政治災難何以能像瘟疫一樣橫行，而人又如何被這種瘟疫毒害，改造得完全失去本性。

這部小說所觸及的現實不是一般的現實，而是非常齷齪，非常無聊，甚至非常無恥的現實，所觸及的人也不是十分正常的人，而是一些被政治災難嚇破了膽和被政治運動洗空了頭腦的肉人，空心人等，也可以說是一些白痴」（註五）

毛語錄推展到極致，已經不是政治語言，而是宗教經典，共產黨用無神論摧毀了所有的宗教，再用「紅寶書」和神格化的毛澤東填補空白的宗教市場，使十多億人口定於一尊，統一信奉毛澤東，透過紅寶書，把十多億人規範在一個框架裡，「洗空了人人的頭腦」統一裝入毛語錄，以勞改下放當宗教儀式，使全國人民進入麻醉昏迷的狀態，毛語錄變成十多億人口唯一信仰的聖經。

而在十多億人口之中的高行健卻認為：「你是你自己的上帝和使徒」，但是，在「恐懼就潛藏在人人心理，卻不敢言明，不可以點破」的環境下，高行

健只能戴著假面具，在紅寶書的教條下行禮如儀。

任何一位藝術創作者，如果在下筆之前必須多所顧慮，下筆之後又吞吞吐吐，無法充分自由表達，那麼，藝術家只好甘願淪為「為政治服務」的藝工才能生存，所以，高行健認為：

「他所以還寫，得他自己有這需要，這才寫得充分自由，不把寫作當作謀生的職業。他也不把筆作為武器，為什麼而鬥爭，不負有所謂的使命感，所以還寫，不如說是自我玩味，自言自語，用以來傾聽觀察他自己，藉以體味這所剩無多生命的感受。」（四一九頁）

充分自由的創作環境，是任何一位藝術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，可惜在中國境內至今還沒有自由的創作環境，高行健在接受法國世界報專訪時，談到《一個人的聖經》這本書，他說：

「人們很難想像現中共政權還在向精神施加的淫威，新聞檢查至今非常嚴格，此外自我審查還沉重地壓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，一個人想避免空頭大話越來越難，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向來是互相加強的，只要歷史還在結結巴巴不講真話，流亡的寫作就是必要的，而且是必須的」（註六）

二〇〇〇年，高行健的《靈山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，中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認為「那是一位外國人的事」，而高行健在《一個人的聖經》中也提到「他同以往唯一沒割斷的聯繫只是這語言」，一個政府用「脫離父子關係」的手段與她的人民劃清界線，而人民也以牙還牙，自我割斷與祖國的關係，這就世界各國而言，恐怕是絕無僅有的現象。

書中女主角馬格麗特，是德國父親猶太母親的混血，兩個世仇國家的混血產物，使她自稱是沒有祖國的人，這與土生土長純中國血統的高行健，卻被祖國排除成為外國人，形成極大的反差與諷刺，祖國與人民這種赤裸裸的決裂，正是《一個人的聖經》中，有毛澤東的毛語錄聖經，有高行健的絕對心靈自由聖經，所以，《一個人的聖經》是兩個人，兩本南轅北轍的聖經。

肆、政治與性

小說的性場景，也分別與七位女人在中國和海外敷衍鋪陳，一般而言，小說的性場景，在豪華與簡陋、隱密與顯豁、幽暗與明亮、寧靜與喧鬧、開放與做作、情緒與意願等等的交錯鋪排，以達到作品所要表達的氣氛與主題。

《一個人的聖經》第三十章，敘說文革期間的某城市，正在進行激烈的武鬥，槍聲四起，假名許英的姑娘不知所措，緊跟著作者亦步亦趨，到了晚上，作者投宿一家簡陋的旅館，許英亦緊跟不放，那旅館客滿，只剩一間「樓梯底下的儲藏室改成的小房，有一張單人鋪板床，一頭塞進入都直不起腰的角落裡」，那夜，旅館遭到搜索，兩派人馬在旅館裡爭鬥抓人，在這樣的環境下，許英獻出了她的處女；另外，在寒風刺骨的北京，害怕鄰居看見被告發，蕭蕭半夜來訪，「沒有脫厚厚的絨褲，只褪到膝蓋下」完成了性交，之後，「蕭蕭再沒有來過，在他們造反派總部辦公室也沒有出現，他沒有蕭蕭的地址，也許蕭蕭只是同學叫的小名」。

中國自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開始，至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，長達二十多年的政治運動中，人與人的互信已完全喪失，甚至必須與配偶子女劃清界線才能自保，長期的政治過敏與驚悚，已經不知不覺地習慣性把大小事都與政治作聯想，就算你不管政治，但政治仍是無所不在地鎖住你，所以，不管連轉身都有困難的小旅館也罷，簡陋的小住家也罷，只要有短暫的時間，能夠擺脫人的監視，感官的刺激，恐怕是解脫高壓政治的唯一方法。

再看第二章，作者持法國旅行證，到香港一家中資飯店，和一位十年前在北京曾有數面之緣，德國父親猶太母親的混血女人叫馬格麗特上床，從明亮的落地窗往外看，對面大樓透明的電梯中正有一對男女在接吻，而此刻女人正一絲不掛躺在床上，作者怕中資的飯店有錄影，女人卻不在乎，並笑作者「你有心病」。

台灣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，在綠島關監釋放後，回家長期無法入眠，只因爲房間門外面沒有上鎖，牢房外鎖，已經變成睡眠的安全保障，不是失去自由的枷鎖；高行健身處二十多年的政治運動中，女友只聽說他有黑材料，就立刻離開他，太太爲求自保而告發他，人與人的相互猜忌已深植人心。

高行健一九八七年離開中國，八八年定居巴黎，九七年獲准入法國籍，以一位法國人的身份出遊，理應心靈絕對自由，但是，無論在香港、美國、澳洲、北歐，無論旅館的房間有多舒適豪華，無論女人有多奔放熱情，歡愉的性過程中，總有揮之不去的政治運動夢魘，彷彿台灣的政治受難者，房門不外鎖就無法入眠，在法國自由的空氣中生活了多年，高行健仍然覺得：

「他好不容易終於摘除了套在臉上的面具」（四一九頁）

「摘除了面具的他不免有些尷尬，惶惶然不知所措」（四一九頁）

在中國境內的性場景，雖極其簡陋，情緒緊迫，四面八方似有千眼偷窺，但卻是政治高壓下的暫時解脫良方，而在中國境外的性場景，雖豪華舒適、悠閒自在，但內心揮之不去的政治夢魘，如影隨行，無法擺脫。

伍、淬煉

二〇〇〇年《靈山》得獎時，皇家學院的諾貝爾文學獎頌詞指出：

「他的作品具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價值，苦澀的洞見及靈巧的語言，為中國小說與戲劇另闢新徑，在高行健的作品中，可以見到文學藉由個人在群眾歷史中的掙扎而獲新生，他見解獨到，不認為這個世界是可以解釋的，只有透過寫作，方能得到解脫」（註七）

《一個人的聖經》續《靈山》餘緒，只是高行健從中國境外看中國，這個中國卻更無法解釋，更無法解脫二十多年來中國在身上所加的夢魘，應當指出是，《一個人的聖經》比《靈山》的視野更寬闊，控訴更深沉，意識流動更深邃，娓娓訴說更呢喃。

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黃光男在《墨與光、高行健近作展》的序文中道：

「以水墨畫天地作為描述高行健繪畫表現的命題，他的藝術表現，或說是美學理念，是在一種遊乎天地的自性凝集，有種喃喃自語的孤絕，以冗立於高原的氣勢，睥睨大地的變易，取其恆久的常性時，此一命題便有些趣味了」（註八）

高行健在史博館展出的作品中，多幅畫作命名源自道德經，作品呈現「恆久的常性」地氛圍，朦朧間透露著道家空玄無有的妙境，在畫作上所展示的空靈，已然幻化為《一個人的聖經》中超越自我、超越苦難、超越創傷，超越形下自由，冷靜且灑脫地直面苦難、創傷，更以道家空玄無有的旨趣，再昇華至形上自由的高妙情境，高行健站在法國的山丘上，回首睥睨中國大地，在「同以往唯一沒有割斷的聯繫只是這語言」的孤絕凝視下，恐怕只有站在更高的制高點，以更寬廣的視野，更超然的胸懷，去重新檢視他的祖國。

陸、結語

高行健在中國被列為作家隊伍，但他想改行畫家，單位領導不准，入籍法國後，他的小說、劇本、水墨畫，無不發光發熱，小說《一個人的聖經》其實是兩個人的兩本聖經，由於高行健一心一志追求心靈的絕對自由，在入籍法國後，理應有充分自由的創作環境，但長期累積的驚悚卻揮之不去，而這種無形的創傷，恐怕需要更長更多的時間才能痊癒。

中國自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，在經濟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果，依中國政府的經濟計劃，到二〇二〇年全國將進入小康局面，這是令人期待與樂見的；必需指出的是：集體的發展，是建立在個體的自由之上，只有個體享有完全的自由來發揮所長，集體才能蓬勃發展，所以高行健所追求的絕對心靈自由，不應當是「一個人的聖經」，而是全中國人民集體信仰的聖經，只有這樣，才能加速全國進入小康局面的美好未來。

註

- 一、見國立歷史博物館編《高行健近作展》行政院文建會出版 二〇〇一年版 第六頁。
- 二、見毛澤東著《毛澤東選集》北京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版 第二卷第三三〇頁。
- 三、見陳軍著《高行健訪談節錄》亞洲交友中心網站，asia friend finder.com。
- 四、高行健著《一個人的聖經》聯經出版社，二〇〇〇年版 第三〇六頁；之後引用高行健原文，以該版本為準，凡引文處僅註頁碼。
- 五、劉再復先生散文《海悟》，收集在林錫嘉主編 九歌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版《八十三年散文選》中，其中提到第三種忠誠，將劉賓雁的〈反對是第二種忠誠〉加以引申，謂對自己忠誠是第三種忠誠，文中提到：「到國外來後，要忠誠於自己雖也難，但畢竟比在國內容易。該說的話就說，不情願說的話就不說，不願意表的態就不表，不必作的檢討就不作。僅僅這一點，我就覺得幸運，覺得愉快，覺得靈魂比以往真實得多，新鮮得多。也覺得對得住自己和誠實的朋友，最後還覺得，也只有這樣，才對得住國家、社會，因為我給社會的一切都不摻假，我沒有加深虛偽、撒謊的災難，沒有

加速人類社會的墮落與腐敗。」

劉先生這種追求心靈絕對自由純真的第三種忠誠，可謂與高行健不謀而合。

六、法國世界報《高行健自述》 亞洲交友中心網站，asia friend finder.co

七、見高行健著《墨與光高行健近作展》國立歷史博物館編 文建會出版 二〇〇一年版 第六頁

八、同註七 第八頁

參考文獻

高行健（2000）。《一個人的聖經》，聯經出版社。

高行健（1995）。《高行健水墨作品展》，台北市立美術館編。

高行健（2001）。《墨與光高行健近作展》，國立歷史博物館編。

高行健（2001）。《另一種美學》，聯經出版社。

毛澤東（1966）。《毛澤東選集》，北京人民出版社。

林錫嘉（1995）。《八十年散文選》，九歌出版社。

趙川，《通往靈山的路》，亞洲交友中心網站，asia friend finder.com。

陳軍，《高行健訪談節錄》，亞洲交友中心網站，asia friend finder.com。

法國世界報，《高行健自述》，亞洲交友中心網站，asia friend finder.com。

劉小楓，《流亡話語與意識形態》，亞洲交友中心網站，asia friend finder.com。